

格子铺、老式相机、大头贴…… 复古又新潮，年轻人爱上“旧东西”

台传媒记者元 萌 实习生何昊瑶 池 糖文/摄

随着中式梦核的流行，台州的年轻人之中，也悄然掀起一场复古回潮。

中式梦核，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视觉风格。它以旧物件、怀旧场景等为元素，搭配特有的低像素画风，看到这样的影像，就像是做了个梦，梦里回到了童年。

如今，手拿老式相机的年轻人，挤在几平方米大的格子铺，似乎回到了千禧年前的夏天。中式梦核中的怀旧场景，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照进现实。站在过去与未来交汇处的他们，试图用复古开启生活方式的更多可能性。

记忆

椒江的老城区，是复古格子铺的聚集地。在那个网购还未兴起的年代，风靡一时的格子铺，成了无数80后、90后的青春回忆。

90后王佳欣，椒江本地人，“霹雳珍珠”的店主。这家开在建设路上的店铺，主营复古大头贴、中古玩具等。午后，店主慢悠悠地来开门，和老城区的调性也很是契合。

“开复古店铺，或许是为了留住我们这代人的共同记忆。”她还记得，自己和朋友在2018年时，就在当地分别开了两家中古玩具店和古着店，几乎是最早试水复古领域的一批人。去年年底，两个有着共同爱好的年轻人聚在一起，开了现在这家店。

店里淘来的大头贴机器，和十几年前的几乎是一模一样。拍摄之

前，也需要翻开厚厚的本子，选择中意的边框，每个边框都有对应的编号，编号输入到机器里，才能开始拍摄。

她说，没有和小伙伴一起拍过大头贴的童年，是不完整的。那时候，每到放学后，约上三五同伴，挤在小隔间里，拉上布帘，对着镜头摆出各种搞怪造型，拍好的照片或贴在本子上，或互相赠送。当时的大头贴，一版8张，每张合几角到一元不等，攒了一周的零花钱，就用来兑换这份最纯粹的快乐。

现在的大头贴，拥有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字，“人生四格”。曾经一度沦为“时代的眼泪”，如今重新出现在年轻人的视野中。“来拍大头贴的客人，00后女生居多，出生在千禧年之后的她们，好像以另一种方式，体验了我们当年的生活。也会有亲子，一起来体验的。”

90后的岳升，是临海中古相机店“正负片”的店主。对他来说，摄影是主业，开店是副业。

这家店，开在维桃路尽头的小院里。里面摆满了他收藏的老式相机，再加上老唱片、复古海报等元素，怀旧感满满。店里可出售或出租中古胶片相机、一次性胶片相机，拍立得相机、胶卷等，还可以提供胶片写真、拍立得拍摄服务、冲扫服务等。

他回忆，自己是在14年前，第一次接触到胶片摄影，用的是泽尼特的胶片单反相机。“当时拍下的照片，就像蒙上了一层时光的滤镜，哪怕时隔多年再次看到，好像



又重新回到了当年的老地方。”

或许这就是胶片的魅力。他还记得，第一次看到冲印好的成品，尽管在取景、构图、光线等方面都存在缺陷，但按下快门的喜悦，又被放大重现了一次。“开店的初衷，也是希望在胶片文化回温、中式梦核火热的当下，把记忆中的感动分享给更多的人。”

情怀

距离“霹雳珍珠”1公里左右，台州老粮坊文创园附近，新开了一家“嗷呜相机研究所”。00后的店主小虎，是老式相机发烧友，去年7月，她在宁波开了一家线下实体店，时隔一年，在椒江开了家分店。

试营业第一天，工作日的午后，店里客人络绎不绝，几乎都是放暑假的学生。不大的店面，每个角落都布置了打卡的场景。拍单张拍立得相片，根据尺寸和规格的不同，价位在15元至30元不等；四宫格和九宫格大头贴，分别是29.9元和36元一组，另外还推出了多种可

供选择的拍摄套餐。

小虎说，现在的摄影器材市场，比四五年前自己刚接触老式相机那段时间更火热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，发现了小众领域的乐趣。“但像拍立得相纸这种耗材，本身成本不低，买设备也是一笔开销，对于刚入坑的年轻人，也很容易拍出废片。所以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来店里拍，我们会帮助拍摄，选择也很丰富。”

来这里，淘中古相机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店里目前60余台各大品牌的相机，都是小虎亲自淘来的。“顾客可以挑选款式、成色，我们也提供试机服务，帮助他们挑选到合适的机器。”

岳升同样觉得，“对于90后来说，胶片更多是童年的情怀。但现在的00后，接触到的基本上是数码摄影，胶片机对他们来说，往往是更加新奇的事物。”

对于刚入门的新手，免不了要为“情怀”付费。首先是胶卷的价格，翻了好几番，从十余年前的十几元一卷，变成现在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一卷，部分热门设备、停产设备等，价格也水涨船高。

他的一大爱好，就是淘各式各样的中古胶片相机。这些年他收藏的相机，据不完全统计有几百台，都是陆陆续续在国内外网站上淘来的，其中不乏一些市面上已经停产了的二手机器。

平时，岳升有带着胶片机“扫街”的习惯，用相片记录临海的城市人文，拍下最多的还是老城区的人和景。

“临海这座城市和胶片的整体气质很契合，会让人慢下来，沉淀下来，感受到每次按下快门带来的不同惊喜。”他说，不同画幅的胶片机，彩色片、反转片、黑白片等不同类型的胶卷，拍出来的效果都是不同的，是现在的手机滤镜无法比拟的。

未来

虽然台州的新店刚开不久，但小虎对复古潮流的前景充满了信心。她觉得，每一位顾客的种草和分享，都会吸引更多人来体验。

现在这家店，基本上复刻了宁波店的模式，比如在场景布置

上，采用的都是年轻人喜欢的主题。“之后，我们会不定期更换店里的主题，给客人带来不一样的新鲜体验。”

王佳欣说，尽管潮流是个轮回，但也希望用一家店，留住更多的人。

她说，在这里，可以体验到复古和新潮的碰撞。客人可以自由选择吉伊卡哇、黄油小熊、森贝儿等时下热门的卡通边框，也可以自己亲自设计喜欢的边框，体验到更多乐趣。

“有的客人，会把自己的‘爱豆’或喜爱的元素设计成大头贴边框，投稿给我们，我们也会免费给他们提供‘和爱豆合影’的机会。像这周邓紫棋演唱会，我们就设计了几款应援大头贴，供乐迷打卡。”最近，店里还加入了反转胶片定制的项目，未来，越来越多的奇妙设想，会在这里发生。

在这家小店，人和人的来往，似乎也变得更简单。王佳欣说，很多来椒江的游客，来到老城区，都会把“霹雳珍珠”作为打卡的一站。作为本地人，她也乐于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推荐当地的美食、美景。她还一直保留着格子铺的属性，长期对外招募“格主”，每月租金80元，三个月起租。“在店里，每个格子都有自己的主人。当他选择将自己心爱的玩具或物件，放到格子铺里寄卖，我和物件的主人，就产生了连结。”

这些看似已成为“时代的眼泪”的事物，因为年轻人的聚集，正在成为新的复古潮流。



正负片里的胶片相机。采访对象供图



在霹雳珍珠，可以拍摄复古大头贴。



嗷呜相机研究所里的老式相机。



嗷呜相机研究所



正负片 采访对象供图

有趣青年

跨越千里，来台州找寻“自我”的年轻人

台传媒记者林 立

“放假时间全部由自己安排，不考虑金钱，你会做什么？”

“如果做什么都能赚钱，你会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做什么事情你不会觉得累？沉浸其中？”

冯晞知道这是三个不好回答的问题。为了给出他的答案，他不远千里从山西奔赴台州三门，也为了帮助更多年轻人解决困惑，他向他们犀利提问。

向人生提问

冯晞目前是三门有为图书馆的一名实习生，今年4月份，本科毕业正在找工作的他，从网上搜到有为图书馆的招聘推文，立刻向馆方发送了简历。

18岁到26岁这8年，冯晞经过两次高考，换了两所大学，在国内外的大小城市、偏远乡村和小镇不停游历。不走寻常路的他，被三门有为图书馆的气质深深吸引。

坐在图书馆二楼的阅读区，戴着金属圆框眼镜，清爽斯文的冯晞有一种老员工的自如状态，他很爱笑。

“这家图书馆的气质，与我生活的期许完全贴合。我想要的工作是充满可能性的，而不是自我重复的。如果我不是这种执拗的性格，也不会26岁才本科毕业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
从中考成绩来看，他学业不错，考入了所在城市的重点高中。但对这个好结果，他却觉得迷茫，“不知道这种努力做题换来更努力做题的生活，是为了什么。”

2016年第一次高考结束后的那

个暑假，关于“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”的困惑，再次出现在冯晞的脑海里。他向家人提出要出国旅行的计划，并付诸了行动。此前，他从未出过国，甚至飞机都没坐过。

冯晞的妈妈，尽管在儿子出国的日子里经常失眠，但她还是全力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。

澳大利亚墨尔本、泰国曼谷，形形色色的人，让冯晞大开眼界。“我在曼谷一个农场做义工，遇到了不同国家的哥哥姐姐，也见到和我一样18岁就全世界旅游的同龄人。我对一个35岁的西班牙老哥印象深刻，他无车无房，一直在全世界穷游，以工换宿，一点也不焦虑。”

冯晞向不同的人提问：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？”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他也慢慢明白，“我一头冲进人生的旷野，当然有刺激和自由，但收获了见识，没有解决问题。”

最重要的是，冯晞清晰地总结出了一个感受：“自由的重量特别重。长期没有计划、随机的生活，解决不了焦虑，反而增加了焦虑。”

告别曼谷，回到国内，他又去了四川甘孜州旅游，在一家民宿过起了“以工换宿”的生活。闲暇时，他和驴

友结伴去海拔3800米的山顶，看到了凌晨3点的银河，还看到了日出云海、日照金山的奇景。在民宿打工，也让他再次见识了很多奇人、牛人。

终于暑假结束，冯晞带着旅途的疲惫回到家里，收拾收拾准备去念大学。没想到，仅仅一年之后，他就决定要退学。

冯晞在给孩子们上课

友结伴去海拔3800米的山顶，看到了凌晨3点的银河，还看到了日出云海、日照金山的奇景。在民宿打工，也让他再次见识了很多奇人、牛人。

终于暑假结束，冯晞带着旅途的疲惫回到家里，收拾收拾准备去念大学。没想到，仅仅一年之后，他就决定要退学。

为自己选择

当时，冯晞念的是小语种专业。一年的大学生活，他过得紧张充实。“和同学一起创立校园团队做活动，自己去酒吧兼职、去当外语家教、参加即兴戏剧工作坊……凌晨4点多，端着一杯咖啡，去食堂找正要开始工作的阿姨和叔叔聊天，关心他们的生活。这一年我基本没有闲下来过。”

过得这么有意义，为什么退学呢？“因为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在大一时已经在为毕业后工作、生活做重复的努力。我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样子，要么找一份踏实的工作，要么考研、留学，这是一条可以看到终点的轨道。2017年，我情绪跌到了谷底，随机地生活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可能抑郁了。我妈说，开心最重要。我说，那我想退学。我妈同意了。”冯晞回忆。

2017年10月，冯晞退学，回到家中，他继续自省，同时大量阅读，积极面对心理困惑，理顺自己。

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，他决定从深度了解家人开始。他采访了姥姥、姥爷、舅舅、妈妈等亲人，做了一个家族口述史。

“我为他们画了人生曲线图，横

坐标是时间，纵坐标是相应的感受，不同年代，家人的情绪、感受是什么。和他们聊完后，我对家人，尤其是姥姥、姥爷的人生，了解得更透彻了。很多时候他们只能被迫做选择，因为选择太少，所以他们选择了稳定。”

休整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冯晞决定再次高考。“不上大学，就没法去选择喜欢的工作，经济不独立，人格就不独立。”

经过一段时间的复读，2019年6月，冯晞再次高考，并被云南民族大学法学专业录取。

2023年6月毕业时，冯晞告诉家人，他决定去台州市三门县的一家图书馆实习。

“大学四年，我考了驾驶证和普通话证书，学业顺利完结，但我很确定，不选择考公、考研、留学。不适合我的，绝对不内耗、不纠结。”

做想做的事

现在，冯晞是有为图书馆“教育产品创新部”的一员，日常工作和他为自己设定的理想工作方向契合。

“这份工作可以让我持续学习、持续自我更新。在这里，我可以做想做的事，通过想做的事给别人提供价值、获得回报，再将金钱投入到学习中提升自己，继而正向反馈。”

虽然工龄只有两个月，但他已经获得了超乎预期的成就感。比如通过“职业规划工作坊”活动，和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深度对话6小时，帮助他们挖掘喜欢和擅长的事。

“我太明白他们的感受了，多数学生对自己的了解只有分数。通过这样的讲座，不仅是帮他们探索职



冯晞和三门县有为图书馆

业方向，更是帮他们了解自己的性格、价值观。”

在冯晞参与设计的问卷调查中，除了文首那三个难回答的问题外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——“你被人说感谢的经历是什么？”

很多孩子回答这个问题时，自然而然就思考起“生活的意义、学习的意义”。

在冯晞看来，这就是有为图书馆的魅力。

“这里提供给受众的不止是静态的、传统的知识分享空间，而是充满温度的、与当地生活各方面息息相关的、一个情感空间。它有生命力、有温度。虽然我高中在省会谈的，但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、小镇，让我明白小地方的青少年，他们想要的真正的、有效的关怀。”冯晞说。

对于这个有趣的实习生，有为图书馆馆长张丹赞赏有加。“他一来就告诉我们，可以叫他的昵称‘三岁’，他觉得自己是个三岁小孩。‘三岁’比一般实习生有丰富的经历，和图书馆融入得也快。做事非常认真、主动，有想法，也有把想法付诸行动的能力。他愿意在实习期后留下来，我们都很满意。”

冯晞正在他属意的轨道上有序前进，平时忙工作，闲时就在台州到处玩，见人见事，吸收台州的人文、自然营养。

“听我说了我现在的状态，我妈妈仍然支持我，让我想探索就去。但是她还是会会在聊天快结束时来一句，‘我还是希望你考公’，哈哈。”

说到这里，冯晞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线。 本文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